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蟬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此情之歸且入

卷十三

花月痕發端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全書十六卷

魏秀仁撰

章回小說 雙紅堂 64

D8665100

王有

明學

一切

偏做

怪怪

奇奇

的事

動人

耳根

又做

落落

拓拓

的樣

搭他

架子

更有

能

盼

能尚

尚書

大約

此等

行樂

去處

只好

逢場

作戲

如浮

書名 花月痕全書卷一

內容分類 章回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64

編號 D8665100

彩色頁 1

康洋文化研究所編目錄

康洋文化研究所編目錄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版權所有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康東大學



繡像花月痕全傳

掃葉山房發行



雙紅堂
小說
64(4)



此回以酒
鬼魂太威
名姓貴之
也為下平
折上本亦
為上文叙
清名目
過秋心院
張本不堪
回本不堪
引起枯吟

語焉病咽
與前詩意

花月痕全書卷十三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話說酒鬼姓聶名雲。顛太守姓管名士寬。這兩人自三月初二日起。竟沒消息。就禿頭也自渺。然一日留晏二人同來。子秀向靴頁中取出兩張舊詩牋。交給癡珠道。你瞧癡珠接過。展開見是秋心院本事詩。向日粘在秋痕屋中。便慘然說道。這兩紙怎的落你手中。子善道。今天聽說園裏有新戲開台。我拉子秀去看。不想走到菜市街。恰遇著秋痕住宅。開著大門。說是王福奴要移入居住。我兩人同進去。前後走了一遭。見月亮門左側。你鐫的菊花詩賦。石刻還在。秋心院中。床榻几案。也照舊排著。我同子秀相顧惘然。見案下掉落詩牋兩紙。子秀檢起。是你舊作。竟把我看戲的心腸都沒了。癡珠聽了。十分難受。詩是七律二首。七絕二首。七律云：
先端鴻爪到花前。正是西風黯黯天。放浪形骸容我輩。平章風月亦神仙。空餘紅粉稱知己。長向青娥證夙緣。早歲綺懷銷欲盡。為君又惹恨絲絲。
暗絕并門一葉秋。桐陰小語便勾留。聘錢有恨銜牛女。藍縷何人識馬周。青鳥迴翔難得路。綠珠憔悴怕登樓。昨宵珍重登車去。知汝晨妝懶上頭。

七絕云

罡風吹不斷情絲。死死生生總是癡。忍凍中宵扶病起。剔燈苦誦定情詩。強將紅燭夜
高燒。鬢影折磨比福銷。歡喜常成煩惱債。青山紅袖兩無聊。
常說日之所思。夜之所夢。這夜癡珠夢中大哭而醒。見殘燈一穗。斜月上窗。回憶夢境。歷歷在

繡像花月痕全傳

卷十三



2984 (5)

興迴不伴
矣此當時
近作
月痕
似正叙
別緒

難者借也
難底全裂
事不語矣
荷生所詞
云只恐落
花扶不起
幸負東風
○別緒一
字借夢寓
出法夢之
亦法夢之
街○別緒
二字又借
心印論說
此一段看
似與別緒
二字反了
其實正寫

足禁字也
幾珠口裏
十分解脫
心裏愈十
分繫結果
不這般款
樣人詩胡
為而作乎
花痕

隱括三十
九回以前
情事
補前所畧

竹也鸚鵡
也夫也都
是秋心院
本意
花痕
一回三十
一回三十
七回

目十分凄楚。次早心印來看癡珠因說道我昨宵卻記得兩個夢前一夢是到了秋心院見一箇女人年紀約有二十多歲身子既高臉兒又瘦就如枯竹一般自說姓王小字惺娘後一夢大是不好夢見秋痕扶著病和我攜手在陰濕地上走兩人脚上都沾是泥走有幾里路覺得黑魃魃的上不見天日下面又盡是滑滑沒聲的泥秋痕兩手按在我肩上說道我走不得鞋底全裂怎好哩我便扶他坐在石板上隨後重走一箭多路便是一道河攔住去路沿河走有一里兩人的足都軟了才見有個獨木板橋秋痕先走上去撲落一聲秋痕竟跌下去我眼撐撐的看他沈到沒影去一面哭一面叫救卻沒箇人答應我便號啕大哭醒了你想這夢凶不凶心印道夢要反解夢吉是凶夢凶或反是吉大凡有眼界遂有意識有意識即有窒礙恐怖變幻顛倒夢想相因而至你要先把情魔洗滌除乾淨那夢魔便不相擾咳你萬里一身關係甚重南邊家裡痴珠不待說完便說道親在不許友以死何況秋痕原是兒女之情不過如風水相值過時也就完了那里天長地久儘在一塊兒的就算今生完全美滿聚首百年到得來世我這認得秋痕秋痕遠認得我麼而且他是又走了明知無益事翻作有情癡我更不這般數我此刻打算病好立即回南以後再不孟浪出門了心印道這一節再作商量凡事有箇定數該是什麼時候回去該是什麼時候又出來你也不能自主痴珠不語心印坐了一會就走了是日天陰得黑沈沈的夜來冷雨敲窗痴珠展轉床頭因起來挑燈搦管吟了懷人詩八首次日回修一柬將詩封上派李福送給荷生恰好荷生正在寒雲樓和采秋看花青萍呈上癡珠的稿荷生與采秋同看了信采秋將詩念道

斷雨零風黯黯天客心憔悴落花前算來緣要今番盡過此情真兩地牽銀漢似牆高幾許滄波成陸淺何年除非化作頻伽去破鏡无端得再圓

采秋眼睜一紅道這一首就如此沈痛我念不下你念罷荷生接住念道

一春愁病苦中過肯信風波起愛河鷓鴣幾聲花事了杜鵑水夜淚痕多能營三窟工窺兔誰撥明燈救火蛾從此相思不相見拔山力盡奈虞何

疇昔頻頻問起居每逢晨盥晚妝初藥爐薰骨眉偏嫵鏡檻留春夢不虛共生揮毫忘示疾笑着潑茗賭搜書紅窗韻事流連慣分袂將行又攬裾

就嘆道秋心院的鸚鵡這回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又念道

而今紅袖忽天涯消息沈沈鳳女家十日紀綱遲報竹幾回鸚鵡喚呼茶燕尋梁壘穿空幙犬擁金鈴卧落花翻是閉關長謝客不堪室通是人遐

采秋道我去年回家時候愉園不也是這般麼只你沒有他這般苦惱荷生道冤人不冤我去代州那幾天苦惱差不多就同痴珠采秋道你若惱處便是熱鬧處難為痴珠這一个月顛沛流離荷生笑一笑又念道

一樹垂垂翠掩門判年春夢了無痕蛾眉自古偏多嫉鳩鳥為媒竟有言山厝愚公空立志海填少婦總埋冤昨宵月下亭亭影可是邇來倩女魂今生此事已難諧靈夢分明是玉鞋芥木總教延旦夕藁砧無計為安排魂銷夜月芙蓉帳恨結春風翡翠釵半幅羅裙紅淚漬一回檢點一傷懷

槐陰耶梧
月痕應上
文夢中鞋
底全裂
眼目
月痕
別儲

花痕
眼目

花痕

凄絕
宗旨

采秋有心
人說得曲
宮磨磨却
得多英雄
死友中
知心也
是福

王季李夫
人壽也時
以樂公賜
以樂公賜
上啟力辭
月痕
宗旨
花痕
嘉珠心事
盡於此二
十四字中
未易與流
俗人言也
接入下半
回應上回
禿頭

叙秋痕都
借禿頭口
述作數層
波折不純
置
禿頭自叙
一段此追
一筆也
插叙管士
寬
實屬雲一
段
接入自叙
接叙秋痕

荷生慘然說道淚痕滿紙。瞧着采秋已經滴下淚來。見荷生瞧他。便強顏笑道。替人垂淚也連。連荷生往下念道。

并門春色本淒涼。况復愁人日斷腸。月滿清光容易缺。花開香艷總難長。劇憐夜氣沈河鼓。莫乞春陰護海棠。拌把青衫輕一殉。孤墳誰與築鴛鴦。
五夜迢迢睡不成。燈昏被冷若為情。名花證果知何日。蔓草埋香有舊盟。地老天長如此恨。海枯石爛可憐生。胭脂狼籍無人管。凄極天邊火鳳聲。

兩人默然半晌。荷生方說道。癡珠就是這般埋沒真箇可惜。采秋道。南邊道路真不好走。不然差箇幹弁送他回去。也是好呢。荷生道。無論南邊滿地黃中。萬萬走不得。就令上路。迢迢兩箇多月路程。誰護持他哩。采秋道。孤客本來可憐。何況是病。病裏又有許多煩惱。就是鐵漢也要磨壞。兩人言下。多覺得十分難受。過一會。采秋向荷生道。我想癡珠平日很是喜歡紅豆。我想送給他。病中既有服侍。就是他日旋南。也不寂寞。你意下何如。荷生笑道。這是你一番美意。只怕癡珠不答應哩。采秋笑道。你且與子善言之。以後子善將采秋的意思告知癡珠。癡珠便微笑道。慙愧白茅人。月沒教星替。便手裁一牋。寄與荷生。荷生與采秋同看。其牋云。

承采秋雅意。欲以紅豆慰我寂寥。令人啣結。然僕賦性雖喜冶游。歌風末流。狃濫。此次花叢回顧。原為有托而逃。可憐芳草傷心。尚覺迷途未遠。病非消渴。遠山底事。重描。人已中年。逝水難尋。故步。大福自知不再。良緣或訂來生。為我善辭采秋。為我善撫紅豆。

荷生笑道。何如。我說過癡珠不答應哩。咳。癡珠做人。我是曉得。采秋嘆口氣道。這教我也沒得

用情了。荷生正欲答應。外面傳報。經畧來了。只得出去。光陰迅速。早是三月二十二日。癡珠正將一碗蓮心茶細啜。忽見李福林喜狂奔進來。喊道。禿頭回頭了。癡珠就出來問道。在那里。只見禿頭身上。只穿件藍布棉短袄。由屏飛跑上前。眼淚紛紛。叩下頭去。癡珠兩眶中也淚出如瀉。扶起道。你見過劉姑娘麼。禿頭抹著淚道。見過。可憐得很。現在病在正定府保興館飯店中。癡珠聽了。隨說道。他二月間。本來有點痢疾。這會自然更是不好。禿頭道。姑娘從上車後。點米不曾沾牙。下的全是血。兩足不能落地。人極銷瘦。面目卻腫得一個有兩個大。病到這般一天。還要受他們的絮聒。癡珠黯然道。你怎的見得姑娘哩。禿頭道。小的那一日。心上恨著姑娘。就氣糊塗了。一口氣去找管士寬。走至大街。逢著聶雲。方曉得姑娘被他娘騙了出城。管士寬天亮知道。帶了盤川。便趕出城。跟尋下落。聶雲都曉得他們的去向。小的一時氣憤。拉著聶雲就走。原想一兩站就趕得著。豈料一天趕不上一天。直到十二這天。到了正定府。方才見著管士寬。知道牛氏和姑娘是初二日下午出城。坐的是短雇的車。李裁縫父子。和跛脚玉環。是初三日五更走。天亮出城。方是長雇的一輛大車。一輛轎車。將屋子交給他的同鄉顧遠班。因姑娘下了紅痢。一天有數十次。路上不便。方延攔在這店中。管士寬一路跟著姑娘坐的轎車。跑姑娘住也住。姑娘走也走。天天都得與姑娘見面。卻不能說得話。只跛脚通得信兒。到了正定府。姑娘取出一條金耳扒。送給管士寬。教士寬換為盤川。一路跟去。好傳個信給老爺。當下士寬與小的見面。方得跛脚。傳與姑娘知道。姑娘約小的十四日。天亮店後空地裏相見。姑娘問知道爺病中光景。一慟幾絕。教小的快回。癡珠遲疑半晌。說道。這般看來。你也是空跑一遭。禿頭道。

接叙士寬
又接叙秋
痕又自叙

又接叙秋
痕又自叙
接叙胎書

回顧十八
回顧三十九
八三十九

結住下折
仍收足別
緒○正寫
別緒只此
數語情痛
絕流
以下申說
聶雲管士
寬應本篇
入手
真屬可憐
叙聶雲身
後詳盡亦
貴之也
通起四

追接二十
三回叙入

月痕
是英雄氣
概是無奈
時光

姑娘有信給爺哩。便從懷中探出一箇小小油紙包。展開油紙。將箇藍布呈上。癡珠瞧那藍色布包。縫有幾千針。林喜送箇剪子。癡珠一面絞。一面道。姑娘說沒有筆硯。也沒有地方寫箇字兒。裏面幾個字。是咬破指頭寫的。癡珠不聽。猶自可。聽了禿頭這般說。那一股酸楚。直從脚跟湧上心坎。從心坎透到鼻尖。一言不發。把布包絞開。內裏是癡珠原給的一枝風簾。一塊秋痕常用的藍綢手巾。一塊汗衫前襟。上面血跡模糊。癡珠略認一認。便覺萬箭攢心。不知不覺。眼淚索索落落。滴滿藍布包。一會移升呈上。執手中。拭過臉。重把那血書。反覆的審視。噙著淚。一字字辨清。是

釵斷今生。琴焚此夕。身雖北去。魂實南歸。裂襟作紙。嚙指成書。萬里長途。伏維自愛。凡三十二字。癡珠默念一遍。停了一停。向禿頭道。你路上辛苦。且歇息去。禿頭答應。癡珠攜了血書。手絹。風簾。并那塊藍布。到臥室躺下。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這一夜。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鏡同煎。不待說完。禿頭和聶雲。跑了這一遭。空自辛苦。去的時候。兩人都是空手出城。禿頭將皮袍脫下。當了作路費用。盡了聶雲的皮馬褂。也脫下當了。幸是正定府遇見管士寬。將秋痕金耳扒。換了十餘串錢。付給兩人。作為川資。禿頭是自己多事。也遠罷了。可憐聶雲。路上受了風霜。到家又被渾家楊氏唾罵。受一場氣。次日便病。病了幾天。就死。後來癡珠聞知。大不過意。曉得聶雲女兒潤兒。是嫁給子秀的。跟班李升。就賞了潤兒四十吊錢。那楊氏。係隨著女兒過活。就也十分感激。管士寬。先家先室。只有屠舖一間。係他侄兒照料。他竟隨了秋痕。住在正定府了。正是 娼家而死節。名教毋乃襲。人生死知己。此意

早已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秋痕合傳。其實寫癡珠。皆寫秋痕也。起結及中間。以聶雲管士寬為線索。亦用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

話說。設如是去年十一月到任。申明海防舊禁。修理本部戰艦。出洋巡哨。逆倭三板船。從此不敢直達建康。就是員逆。也有畏忌。江南江北一帶官軍。因此得以深溝固壘。卧守一冬。謾如蒿目時艱。空自拊髀。兼之寶山僻在海隅。文報不通。迢迢并門。魚沈雁杳。十分懊惱。忽忽又過了一春。一日傍晚。步出營門。西望明月。銜山一綫。有无限心思。都振觸起來。踱了一回。退入後堂。叫跟班。燃了一枝高燭。倒兩壺酒。取件野味。一人獨喝。唱完了酒。无聊之極。瞧見壁上挂的劍。因取下來。就燈下舞了一回。便向炕上坐下。按劍凝思。此時五月天氣。日長夜短。轅門更鼓。咚咚的早轉了三更。跟人皆睡。只箇小跟班喜兒。立在背後。忽聽嗖嗖的風起。簷下一樹丁香花。紛紛亂落。瞥見金光一閃。燭影无聲。有介垂髫女子。上身穿件箭袖對襟。魚鱗文金黃色的短襖。下繫綠色兩片馬裙。空手站在炕前。說道。幾乎誤事。謾如愕然。提劍厲聲問道。你是妖是人。怎敢到我跟前。這回跟班及巡兵。聽得謾如厲聲。皆起來探望。女子笑道。站住。便如木偶了。接著道。將軍不要動手。我念你和聶癡珠有舊。謾如聽說癡珠。便按劍問道。你這小妮子。怎認得癡珠。女子指著炕上的聯道。你且說何處見過癡珠。謾如道。他現在并州。女子道。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你和他很有交情。謾如放下劍道。你這來是替何人行刺。女子道。將軍請坐。我說箇來

如續唐人
紅線傳
花痕

笑出幸
珠三字妙
應十九回

娟娘踪跡
至此始見
之文去錯
綜變化不
可思議
出香海洋
青心島忽
聞山上有
仙山山上
虛無縹渺
間○送因
第二句叙
入
出慧如
應第五回
結縵娘
結縵空
結縵新絕
是個刻快

是海山
是海山

設如同非
肉眼
合眼
開眼
此語已伏
下文贈贖
之根
不答發如
只喚春纖
妙○閉上
雙目
開眼
應三十八
回
引起四十
九回葉夫
人

歷罷。我名春纖。我的師父是徐娟娘。諛如恍然道。娟娘不與癡珠有舊麼。我早聞名。這人如今在那裏。女子嘆一口氣道。我的師父尸解了。現在香海洋青心島做個地仙。我原是他的侍兒。四年前三月間。他帶了我朝了普陀巖。到次年冬間。附海船到得東越。探偵癡珠。說是進京去了。次年春天。師父遊了武彝雁岩。重來江南。寄居無錫映山庵。遇箇女道士慧如。傳授我的劍術。去年雲游兩湖兩川。冬間欲要由川回陝。路過廣陵。寄寓華嚴庵。主持蘊空禪師。與師父極其相得。因知道癡珠入川。也到廣漢。卻與師父相左。師父從此百事灰心。除夕這一夜坐化了。留一錦囊給我。囑我急時開看。我因正月間。蘊空也坐化了。他的徒弟。又與我不對。拆開錦囊。教我回來無錫。不想前月到了映山庵。慧如卻為金陵俠迎去。封他無上清妙真妃偽號。我因此投入賊營。訪尋慧如。說是命裡該有此兩月魔劫。今日慧如是奉將令。取你首級。慧如差我前來。諛如留心。我因瞧見癡珠的聯。不忍加害。你瞧你的跟人罷。只見紅燭光搖。春纖早不見了。諛如和院子裡。大家就像做夢一般。再瞧喜兒頭。早斷了。諛如回想。心上猶然突突亂跳。過了幾天。是出哨之期。諛如上船後。開行十里。還沒出口。遇著頂頭風。俾令停泊。一連三日。諛如氣悶。也不帶人。便衣上岸。見遍地斤鹵。都無人跡。遠遠的見面前有數株大柳樹。便望着柳樹向前走去。不想愈走愈遠。差不多走有十餘里路。方才到那樹下。向前遙望。一片綠蕪。茫茫天際。西邊是箇山。青青鬱鬱。好此林木。因灣向西走來。將至山下。都是幾抱圍的大樹。老幹參天。黛痕匝地。到了山下。連峰疊嶂。壁立千仞。獨立四望。令人神怡。沿山又走。有一里多路。向西樹林裏。卻有一徑。踱過路徑。是箇平坡。坡下一口井。井邊有箇廟。頭門大殿。都已傾塌。蓬蒿青

草一路齊腰。步入後面。是箇三間小殿。卻整潔光塵。西面一字兒美竹。竹裏有箇小門。諛如蹣跚進院子。見上面是三間小屋。屋中間布一領席。有個女道士。合眼趺坐。年紀約有六十多歲。很有道氣。諛如躬身向前。女道士微微開眼。笑道。總兵貴人。何苦單身輕出來。此荒僻地方。諛如道。素昧生平。何以識得我是總兵。女道士仍閉上双目。喚道。春纖。你的故人來了。諛如無可措詞。只聽嚶啞一聲。春纖葛衫布褲。從屋後轉出。諛如瞧見。轉覺愕然。春纖說道。將軍何來。諛如倉卒不能答應。女道士開眼說道。我有一偈。總兵聽著。 茅苔无靈 春風夢醒 西望大行 星河耿耿 故人纖縑 新人織素 縑素同功 愴然難露

諛如道。鍊師法號上字有箇慧字麼。春纖答應道。是諛如打一躬道。欽仰之至。只下士塵頑不能窺測。鍊師意旨。就第一偈想來。莫非并州眷屬。有甚意外之變麼。女道士開眼微笑道。總兵解得便好。諛如皆淚欲墮。說道。承鍊師第二偈指示。想是我也要死。慧如道。此解卻錯。總兵燕領虎頭。後來功名鼎盛。如何會死。說完。仍然合眼危坐。諛如因向春纖道。那一夜相見。說是鍊師現在金陵。不料今天卻于這箇地方相見。慧如復啓眼道。我就是那一個脫了魔劫。潛踪此地。今日與總兵一晤。也是數中所有。不久便有人領兵來此。平賊都是你的熟人。請回步罷。說著。仍低下雙眉。閉目不語。諛如不敢糾纏。只得別了春纖。而去見日色。啣山趕忙尋了原路。奔上坡來。剛到坡心。回頭一望。只見廟中。赤騰騰發起火來的毒鼓。沖空濃煙布野。吃了一驚。想道。他兩箇都是劍俠飛仙。還怕什麼火。我走我的路罷。走了數步。又念道。他箇箇就是神仙。如今這廟燒了。今夜先沒有棲身。我眼見了。豈可不回去看他。一看。便轉步跑下坡來。耳中尚聞

此一折與第五回正空兩相對而不犯一筆

正照四十六回以下情事。閉目不說。大可驚訝

點睛。含十四字。八回文字

借上文慧如。入金。情眉目分。明線索清。楚。平叙王狗

五狗之亂。自宜。一層。一妹奇

早危之。以碧玉雲。兩層

得霹靂剝剝的响。及到井邊。依然是箇破廟。並無星火。十分詫詭。走入廟中。重由竹林小門。探身入內。前前後後尋了一遍。卻不見慧如春纖。再向後殿尋來。也沒些影兒。此時天已黃昏。漸次辨不出路徑。只得反身便走。自道我難道是做夢麼。踉蹌走出。只見門邊有一匹黑溜溜的青驢。鞍轡皆全。阻住門口。鞍上一字紙。謾如取。下瞧來。上面寫的是將軍多情可感。惟是道僻。黑夜難行。奉贈青驢一匹。聊以報往返跋涉之勞。貧道與春纖當住并州。公當一場公案。即日走矣。

設如瞧畢。十分詫異。想道真是神仙。但此驢方才不見。這回從何處得來。可惜兩人前往并州。我不曾寄他一信。見天已黑。只得跨上驢子。踏著星月。找尋原路。可喜驢子馴熟得很。虛閃一鞭。便如飛的跑了。走到大柳樹外。遠遠的望見燈籠火把。四面環繞而來。謾如料是營中兵。下前來接應。一面加鞭向前。一面招呼大家。到得船中。已是八下多鐘了。兵子將驢子牽入後艙。喂養。都說道好匹驢子。是仙人贈的天馬。這謾如自喜。不待言了。且說慧如遠遁之時。正是群醜自屠之日。你道羣醜何以自屠呢。當初員逆倡亂。結了五箇亡命號。為五狗。一為偽東王羊紹深。一為偽西王刁潮貴。一為偽南王馮雲珊。一為偽北王危鏘輝。一為偽翼王席皆開。後來踞了金陵。雲珊死于全州。潮貴死于道州。潮貴係員逆妹夫。員逆這妹名喚宣嬌。極有姿色。卻狡猾異常。與紹深卻是敵手。員逆始以天主教惑鄉愚。奉一木主。說是天父。配以天母。天父附身紹深。天母便附身宣嬌。所有號令。出自兩人。氣鼓生於積威。權勢傾於偏重。以此阿柄持自。兩人員逆轉成疣贅。此番潮貴死了。宣嬌尊為天妹。廣置男妾。朝歡暮樂。於是群醜皆有垂涎之意。但員逆受制於紹深。事事仰承鼻息。適值紹深妻死。遂把宣嬌再嫁紹深。成親那日是箇伏天。紹深造架大涼床。窮工極巧。四面玻璃。就中注水。養大金魚百數。游泳其中。枕長四尺五寸。所有男妾。悉使從嫁。鏘輝查開十分眼熱。查開便帶兵打甯國去了。鏘輝偏處一城。自然刻刻沾酸。賊中男婦。歸男館。女通女室。自六逆外。夫婦同宿。名犯天條。双双集首。紹深把宣嬌男妾。悉配女簿書。鏘輝道是應斬。伺紹深開科取士。帶了數名親兵。直入東府。按名指索。不想這男妾皆係童子軍中。選出驍健。一閱而至。約有三十多人。鏘輝只好飽了一頓老拳。十分羞惱。再說紹深也有一妹。名喚碧玉。年已九歲。不曾許字。有陳宗揚者。一表人才。又生得白晳。充個東府承宣。妻名雲娘。是箇女承宣。宗揚輪班住宿內廂。因得與雲娘偷寒送暖。素無人知。自宣嬌男妾配了女簿書。散處前後左右廂房。這碧玉入夜。便如畫眉踏架一般。瞧了這里一段風流。又覷了那邊百般秘戲。因此雲娘的醜態。悉為碧玉勘破。以此挾制宗揚。竟佔了雲娘夜局。雲娘不敢張揚。那紹深許多姬妾。都是怨女蕩婦。也就挾制宗揚。宗揚沒有分宿法兒。久之自然鬧出事來。紹深下令。斬了宗揚夫婦。不料宗揚就是鏘輝妻弟。事有湊巧。宗揚夫婦。纔緣首示眾。其弟宗勝。偏自河北敗仗。質質逃回。紹深傳令要斬。鏘輝大恨。那員逆見紹深件件威福自專。也是不能相忍。一日紹深忽說天父附身。責了員逆。五十大棍。責了鏘輝一百小板。大衆忿忿不平。鏘輝於是內受員逆意旨。外以踏開。賂以宣嬌。突於這夜五更天。登壇禮拜。雜誦贊美時候。執殺紹深。然後圍了東府。男女駢誅。只救員宣嬌。卻自己配合了。到得踏開甯甯國奔回。生米已造成飯。查開忿恨不堪。鏘輝想道。斬草必除根。就寅夜定計。又圍了翼府。不

繡像花月痕全傳 卷十三 十一

三層
四層

自屠自戮

文法周密
夾叙火議

不可不
可憐
隨手結了

羊逆
叙五狗叙
宣橋叙
五雲娘總
為此一段
文字而設

出江浦賦
論說

更出意外
之事
結穴引起
四十七回

緊叙四十
一回叙入
帶說鶴仙
芝友
補叙南北
軍務○眼
目○宗旨
申說荷生
出訪
眼

聖朝無棄
物多病已

料查開早走了。騎虎勢不得下。就把查開眷屬全行殺害。那翼府部下將領屬官。如何肯依。弄得內外鼎沸起來。慧如便是這一夜遠遁。看官聽說紹深殘忍。一日除去。人人快心。鏘輝雖報私仇。亦緣公忿。如今平白害了查開全家。查開平日在賊中。算有威望。眾心不服。轉把北府圍得鐵甯相似。員逆做不得主。傳令殺了鏘輝。將首級送到甯國軍前。迎回查開。查開這番入城。不特父子妻妾。做了刀頭之鬼。就是宣嬌玉骨。也為大眾剝作肉泥。查開悵然。又與員逆兄弟。榮合榮法不合。就辭出京口。自為一股。向與東去了。後來擾亂閩浙。江西湖南。以及滇黔。竄蜀就擒。鏘于成都。這是后話。當下讓如巡洋回營。探得金陵。兩番自屠自戮。高興之至。說道有此機會。掃穴犁庭。指顧間事。我那天馬用得著了。連夜疊成。燒角文書。限時限刻。向南北大營。稟明出師。隨即部署將領。水陸并進。殺上金陵。忽報金陵來了。先數船隻。讓如驚訝。大兵如何從這里來。不想卻是賊中危家人。馬原來鏘輝胞弟。至俊。係領兵把守江浦。得了內變信息。內畏查開。外怕大營。乘機攻勦。曉得讓如是箇好官。又是名將。便率所部戰船數百。向寶山進發。恰好接著讓如出師。當下遣人遞了降書。脫帽縛背。跪在轅門。讓如傳令。降將衣冠進見。至後謝了。又謝哭訴前事。便請効力。讓如答應。至俊入伍。一路奪了江上無數賊卡。破了江路無數鐵鎖。讓如把酒臨風。正在洋洋得意。忽然大營來了。令箭大加申飭。不准輕動。讓如嘆一口氣。傳令回軍。至俊所部二萬餘人。讓如檢閱一番。精壯留營効用。老弱的願散者聽。願留者開墾海墾荒地。為屯田計。給至俊五品頂戴。委領屯田事務。從此寶山營兵強糧足。為東南一箇巨鎮。正是：情動飛天。誠輸陣將。惟鷄在梁。令人怏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讓如而以娟娘慧如春纖。緯于上折。以五狗至俊。緯於下折。作者直從第二回第四回引出。以至五十回。將全書穿成一線。最是經營文字。讀者當知其苦心也。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經秋神歸香海

話說癡珠纏綿愁病過了一春。把阿實行期也誤了。急得鶴仙要請假來省。轉瞬之間。又是炎夏。芝友引見也回頭。癡珠甫能出門。這日來訪芝友。芝友道：南邊時事。目下實在不好。這真令人寢食不安。就是都中。也是近日方撤防堵。癡珠嘆口氣道：生涯寥落。國事連遭。早上得荷生楊柳青軍營的信。也是這般說着官。你道荷生何事。駐軍楊柳青呢。四月間。逆倭從廣州海道竄入津門。京師戒嚴。朝議令山陝各省領兵入衛。荷生所以領兵五千。到了河北。後來奉到諭旨。都令駐楊柳青助勦。五月初二日。蘆台官軍獲了勝仗。逆倭竄至靖海。又為荷生伏兵殺敗。遂退出小直沽。回南去了。荷生後來仍回并州軍營。奉養。這是後話。當下癡珠從縣前街。就來柳巷。采秋為是荷生密友。素來晤面。就延入內室。見癡珠病雖大好。卻老了许多。就也歡喜。癡珠見采秋華貴雍容。珠圍翠繞。錦簇花團。心中卻為天下有才色的紅顏一慰。又見個了環面熟。得很。詢知是秋英。原來秋香死後。荷生賞秋香的老嫗。五十兩銀。把秋英收為婢女。癡珠又為秋英喜脫火坑。此時愛山。住在聽雨山房。紫滄失偶。就把瑤華贖身出來。作個繼室。住在梅窩。癡珠都走訪了。又到東米市街。方行回寓。既不見之。晚飯也用得。多大家都道癡珠一天好過一天。可以和友芝同走了。不想无意中。又鈎出舊病來。看官。你道為何呢。紫滄為着鶴仙。是舊交。便延芝友。逛一天。并門仙館。囑癡珠及羽侯燕卿。愛山作陪。傳來本年花選。第一是巫雲。第三

成翁 帶叙秋英 帶叙瑞華 花月痕雅 集此終席 矣大家俱 有滄浪之 感何况痴 痴 應七十二回 酒令餘波 全書歷叙 雅集用筆 俱有變換 便係眼目 此折亦然 舊人猶在 吾末如何 本年花選 第一一人自 然嬌嘉如 許 老婦女夫 情見乎辭 玉岫此合 似為痴來 持進一解 秋心院海

玉岫羽侯又因大家說得荷生花選只剩福奴一人也有滄桑之感便又傳了福奴這一會航 籌交錯釵鳥紛遺席上人人心暢只有癡珠觸目傷心酒未數巡便推病出席倚炕而卧大家 只得叫福奴巫雲玉岫輪班上前陪伴與他論香添香癡珠微吟道細草流連侵座軟殘花凋 悵近人開大家一笑紫滄席間因說起秋鳳來儀的令來羽侯道雅得很我們何不也試行 看愛山道西廂中那里再尋得許多鳳字燕卿道把西廂換作桃花扇如何羽侯紫滄道好極 當下芝友首座次是癡珠羽侯燕卿愛山紫滄福奴巫雲玉岫羽侯要推芝友起令芝友道叫 我起令萬分不能大家說了我學學罷于是羽侯喝了一杯令酒說道

翱翔雙鳳鳳維山月零露瀼瀼

大家贊好各賀一杯次是燕卿瞧着福奴說道

鳳紙僉名喚樂工碧玉令夙夜在公

大家也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巫雲說道

傳鳳詔選蛾眉好姊姊被之祁祁

羽侯道跌宕風流我要賀三盞呢大家遂飲了三盞該是福奴福奴含笑說道

鸞笙鳳管雲中響燭影搖紅

就不說了大家道怎的不說福奴道我肚裏沒有一句詩經教我怎的燕卿道一兩句總有福 奴笑道有是有一句只不好意思說出大家道說罷詩經裏頭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福奴便 笑說中心又停了芝友接着道養養便拍手哈哈笑道妙紫滄道徐娘雖老丰韻猶存竟會想

出這箇令來大家也賀了一杯次該玉岫玉岫說道

風塵尖伴鳳傍邊清江引將翺將翔

大家道也這一串這就難為他次該是芝友芝友想了一會向癡珠說道

飛下鳳凰台梧桐落我姑酌彼金壘

大家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愛山愛山說道

望平康鳳城東道遙樂穆如清風

次該紫滄紫滄道

聽鳳子龍孫號光乍乍不屬于毛

大家都道好各吃賀酒次該是癡珠說了收令紫滄便來坑邊催促癡珠起來癡珠不起道我 說就是何必起來因說道

有香萬山隔鸞鳳月上五更乃占我夢

說畢癡珠仍是不語大家見癡珠今日又是毫无意興便一面吃酒一面向癡珠說笑給他排 解不想癡珠檢着案上一部小說瞧了一回見上面有首詞噲住淚吟道春光早去秋光又遍 停一停又吟道恨隨流水人想當時何處重相見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就覺得 无限淒涼便自去了次日芝友大家來看癡珠又拉他同訪福奴重過秋心院覺得草角花鬚 悉將濺淚這一夜回來便咯咯吐了數口血吟道西園碧樹令如此莫近高窗卧聽秋次日就 不能起床了那芝友卻與福奴十分情投意合就定了終身到了六月杪挈福奴領着阿寶一

花別有玉 人而梧桐 則將一葉 金秋矣姑 酌金壘盡 此一舉 愛山即景 行樂令語 清麗與羽 侯同 悠悠生死 別今年魂 魄不曾來 入夢 全書宗旨 如是如是 叙完上折 類叙重過 帶叙芝友 歸結福奴 并結三十 八回上折 情事趨勢 申叙荷生 諸人層層 歇起下折 福奴獨 殿羣芳自 然有此完 全美滿 禿頭煞是 難得煞是 眼目

沈痛。自來名士下場不過爾宗旨

宗旨 眼目 伸歸香海 有个侍兒 魂斷難經 有个帶劍 的女子伊 何人也

三語與第 二回一字 不換寫出 真面目 此言上天 則青心鳥 在猶海山 蒼蒼海水 茫茫之中 非人間也

真面目 真堪一物 眼目

大解脫 回生信 叙前非 恨其非 恨其非 原屬自作 自受 宗旨 蘊空自不 應有此恨 正照下回 正照四十 九回下折

眼目

一語不及 嘉珠臨死

羣人向蒲關去了。癡珠病中見阿寶兄弟前來辭行。又是一番傷苦。從此服藥不見效。日加沈重。此時荷生撒了防。未到子秀子善均已出差。羽侯燕卿紫滄愛山。天天各有公事。就是池蕭照料筆札銀錢。一天也忙不了。只心印鎮日都在西院前屋。助禿頭照料。二更天方向方丈去睡。穆升等見癡珠病勢已是不起。大家想着不久便是散局。禿頭漸次的呼喚不靈。只得自己撐起精神。徹夜伺候。癡珠自己不免二十八日。倚枕作了數字。與家人訣別。就教蕭贊甫替他寫一付自輓的聯是

一棺附身萬事都已 人生到此天道難論

因嘆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又吟道。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贊甫著是安慰一番。也就走了。這夜二更時候。癡珠清醒。白醒瞥見燈光一閃。有箇侍兒。眉目十分媚麗。卻另有一番颯爽的神氣。含笑招手。癡珠起身。那侍兒早掀著簾子出去。癡珠不知不覺跟著走。只隔一步。卻趕不上。又看走的地方。是箇甬道。卻不是汾神廟的路。脚下全是青花石磨光的石板。兩旁是白玉闌干圍護著。光數瑤花琪草。那侍兒早不見了。遠遠望去。只見上面數十級台階。階上朱紅三道的門。黃金獸環沿階排列。那些儀仗一對對旌旗繡蓋。刀鞘弓衣。還有那金盔金甲的神將。手執兵器。分班站在中門兩旁。癡珠想道。這是什麼地方。正在躊躇不敢前進。忽見西邊的門。擁出許多侍女。宮妝豔服。手中有捧冠帶的。有捧袍笏的。迎將出來。一箇空手的。生得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向前跪下道。請主人更衣。便引癡珠進了中門。東西兩班人等。瞧見癡珠。都叩起頭來。癡珠從屏門走上殿來。見殿上立一更衣鏡。有七八尺之高。鏡中個

人影。衣服雖不華美。而丰采奕奕。英爽之氣。見於眉宇。鏡后走出一箇神人。來向癡珠道。先生來了。把手一拱。足下便冉冉生雲。上天而去。侍女伺候更衣已畢。扶於正面几上坐下。癡珠正要說話。忽見屏門洞開。門外停兩座七香寶車。又有許多宮妝侍女。有執拂的。有執扇的。有捧如意的。有捧中櫛的。有捧書冊的。簇擁著兩位珠纓蔽面的女神下車。癡珠從殿上望將下來。一個面龐好似亡妻倩雯。一個面兒好似娟娘。只見黃巾力士引向廷前方。端下舖兩個寶藍色方墊。那女神綽綽約約。走至墊前。便俯伏跪下。旁有一個金甲神將。唱道。淚泉司愁山司謁。見癡珠身旁侍女。唱道。平身。便有四個侍女。扶掖二女神。從東廡環珮珊珊。步上殿來。剛到殿門。癡珠立起身。上前略一凝視。一箇正是倩雯。一個正是娟娘。喜極不能說話。一手攜著一人。發怔半晌。轉撲簌簌的。吊下淚來。倩雯娟娘。早是淚珠偷彈。至此更嗚咽不絕。癡珠向倩雯勸道人亡家破。叫我何以為人。倩雯咽著道。天數難逃。娟娘抹淚道。你今到此。塵緣已了。平波往復。世事自有回環。何必重生魔障。我告訴你。這地方係香海洋青心島。你原是此地仙主。我們倩雯妹妹。春纖妹妹。秋痕妹妹。都是你案下曹司。因數十年前。誤辦一宗公案。害了許多癡男怨女。都淹沒在這恨水愁山。淚泉冤海。因此玉帝震怒。召那金公兆劍。替你作了仙主。將我們監禁在離恨天。先後謫下人間。親歷了恨淚愁冤的苦。去年蘊空坐化。玉帝憐他五十多年。節苦行高。召金公領了蘊空。重遊塵世。享歷榮華。方才去了。我和倩雯妹妹。罰限先滿。如今你已復位了。秋痕妹妹。罰限即刻也滿。只春纖塵劫未盡。尚有五六年。耽延修我。我正果。方許重証仙班。說到此。便將牙笏向癡珠心前。輕輕一拍。道。怎的塵夢還不醒哩。癡珠咳嗽一聲。便嘔了一口

秋痕以此見痴味鍾於情非弱於色也所見者大有託而逃賢者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春蠶作繭一雲就僵乃猶故帛自珍業殘德德此痴珠所以為痴也

眼目

詩有仙氣

風習習可相應才是神歸香海

秃頭此舉殊屬多事後只向襟前要解下這袋兒也

引起下回文字

血却是南柯一夢。秃頭聞聲急走進來見桌上點燈黯黯一穗帳外模模糊糊有箇人影像是紅衣女子一閃即不見了。秃頭唬的打抖急掀開帳見癡珠眼撐撐的說道什麼時候秃頭道差不多兩下鐘。癡珠一絲半氣的說道我又吐了一口血似乎腥氣得很你取些湯給我淨淨口。秃頭將帳挂起剔了燈然起枝燭從火水墩上倒半瓶的燕窩蓮子湯遞到癡珠唇邊。癡珠歪著半身將口漱淨又喝兩口下去合眼把夢境記憶一回恍然悟卻前生就問秃頭道立秋時什麼時辰秃頭道說是卯時癡珠吟道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就說道你叫林喜去方丈請師父起來你把小衫褲代我換了。秃頭道老爺身子不好何苦要換癡珠道驢奴我要走了你留得我麼我箱內東西蕭師爺替我開有清單通給你去箱以外的東西穆升林喜李福三人均分了也算跟我辛苦一場留個紀念罷我這幾個月剩下的脩金也寄不回去殯殮了我餘下的你拿去作个下半世的養活倘道平路靜替我回南看家去罷秃頭哭道老爺好好的又沒有變症怎講起這話穆升流著淚說道老爺保重正往下說林喜已請心印來了穆升掀開簾子讓心印進去自己向厨下招呼大家起來剛由牆衙轉過後院忽聽樓下一响便問道是誰沒有答應已唬得滿身寒毛直豎再聽得一身很响像是左邊屋裏空棺挪動的聲便覺得通身發抖兩隻脚就如釘住走不動了林喜李福聞得响聲擎枝燭趕來看是穆升還自站著心上突突的亂跳停一歇三人同到樓下喚醒大家出來前院燭影裏又似槐樹底下隱隱有幾多人站在那裡其實天是陰沈沈的只聽得風吹槐葉簌簌有聲而已屋裡秃頭帶哭檢點癡珠衫褲心印瞧著癡珠兩頰飛紅也似乎不好癡珠早把分付秃頭的話與心印覆述一

遍就喚秃頭將一小箱交給心印道這是我詩文集和那各種雜著通共一百二十卷你替我轉交荷生元文覆讀論語燒薪這算什麼只我一生的心血都在這里託他替我收拾罷心印見此光景就要忍住哭也忍不住了林喜等滿面淚痕幫助秃頭替癡珠擦了身上換了衣裳踉蹌而坐向心印道你是大解脫的人何為也哭我這回心上空蕩蕩的只有老母尚在然念為子如我不如死便滴下兩點眼淚一會目神漸散兩頰的紅也漸淡了滿屋中忽覺靈風習習窗外一陣陣細雨癡珠叫林喜端過一張炕几向李福要了筆硯心印檢一張牋紙遞上林喜磨著墨癡珠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四句道

海山我舊小遊仙 謫落紅塵四十年 一葉隨風歸去也 碧雲无際水无邊

題罷擲筆倚几而逝時正卯三刻心印大慟秃頭等泥首號啕卻遠遠的聞笙蕭之聲經時方歇心印一面哭一面招呼秃頭將癡珠扶下只見容顏帶笑臉色比生時還覺好看只瘦骨不盈一把這會贊甫雨農也到大家助著點香燭焚紙錢哭的淚乾聲盡心印領著徒子徒孫就在秋華堂念起度人經贊甫雨農領著穆升照料衣衾棺槨用的棺就是停放樓下那一口秃頭諸事不管只在床沿守屍痛哭就如孝子无異到了入殮秃頭體貼癡珠生前的意思將秋痕剪的一縷青絲一雙指甲縫個袋兒挂在癡珠項下其餘癡珠心愛的古玩和秋痕的東西皆放入棺中將柩停放在秋華堂秃頭等輪流在靈幃伴宿次日心印題上一付輓聯是梓鄉極目黯飛雲 可怜倚枕彌留猶自傷 心南望蓮社暮年稀舊雨 方喜高齋密通何期撒手西歸

這且按下看官須知癡珠方才化去。秋痕卻已歸來。正是：鐵戟沈沙，焦桐入爨，安道碎琴。王郎斫案，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之死，而上半折將前文瑣瑣屑屑，隨手收拾。後半折轉入正文，乃飄飄乎有仙氣矣。真有結構文字，非徒騁才也。

花月痕全書卷十四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滅除蟬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緊接四十一回叙入
○孽債
○狗頭作賊
之根
小賊便是
大盜膺民
社者鑒之
千謀百計
積惡若山
也只是个
孽債
其情可想
孽債
帶叙士寬
一霎火光
○瘟病不
死却遭火
劫
結牛李
我佛有靈
結玉環
孽債還清

話說秋痕自臥病後，敝衣蓬首，垢面癯頰，竟不是個畫中人了。那小夥狗頭，閒暇無事，結識幾個土棍，燒香結盟，便宿娼賭錢起來。先前只乘空偷些現錢，後將現銀三百餘兩都偷完了一夜，竟把金銀手飾上好玉器皮衣，席捲而去。次日，李裁縫起來，見箱籠都已打開，急得目定口呆，說是被盜，要和店主打官司。開了一天，四處找尋狗頭，不見個影。店主轉說李裁縫父子合謀圖賴，又見他帶了家眷來，歷不明，要見官呈告。經旁人勸止，牛氏十年辛苦，賸得這點家私，如今給人搬運一空，氣得發昏，數日跟尋狗頭，沒有踪跡。後來就同李裁縫拌了幾回，命到得歸結，只是抱怨秋痕。當下無可奈何，就正定府城裡租了一間小屋暫住。四月後，秋痕的病略好，牛氏想偏他見客，無奈地方生疏，無論秋痕不肯答應，就令妝掠起來，也是枉然。挨到六月初，李裁縫牛氏都沾瘟病。此時用不起火伴，可怜秋痕和跛脚，要自己下鍋煮飯，服事兩個病人。士寬是就近租個店面，做個小買賣，正擬寄信太原，不想二十二夜，牛氏屋裡竟發起火，你道為何？牛氏掛了一牀夏布帳，這一夜就帳中吸烟，把件小衫丟在烟燈旁，邊昏昏沈沈，竟自睡着。此時天燥，一引就着。夏布帳頂榻紙門，烘騰騰燒起來了。牛氏李裁縫夢魂顛倒，身上著火，不燒得，奪門正出，倒向後壁去尋門路，到得街坊來救，只救出秋痕跛脚。秋痕跛脚亦只搶得一尊觀音小龕，一軸癡珠小照，其餘都歸毒燄。就玉環也隨著兩人化做冷灰。管士寬當下接秋痕主婢到了自己店中。次日，秋痕替三人尋出骨殖，買地掩埋，想著自己命苦，又痛他三